

因為在等手上的傷口結痂，永明在房間一邊整理著自己的物資，一邊想著這幾天的事。

記得前幾天和學妹聊天時，有聊到跟合作社有關的東西。

雖然現在外面挺危險的，但他還是想去合作社看看，從事發到現在他都還沒去過，就算只是看看有什麼也好。

手的傷口也沒有那麼痛了，趁著天色還沒完全暗掉的時候去一下吧。

斧頭帶著出門太重了，用來防身也並不是非常適合的武器，但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不帶點什麼在身上，總感覺會出什麼事。

看向早上拿來割自己手腕的美工刀，他沒有思考多久便直接塞入稍顯蓬鬆的袖子口裡了。

確定左手的行動正常後，他在出門前順勢報備了一聲。

「林燈同學，我出去一下，晚點回來。」

「哦！路上小心！」

還真有活力啊。

能夠到現在都這樣充滿著活力的人還真不多了。

只要出了宿舍，就會是個很危險的地方了吧，老實說可以的話真不想出去。

看著操場上一些為了避免身體生鏽而跑著步的人們，永明開始想著、如果以前有練練身體的話就好了，至少前幾天的十公里就跑得完了吧。

而且在逃跑的時候也能夠跑得過吧。

不過現在練也來不及了就是了。

沒有再多看多久，他繼續往合作社移動。

像是沒看到身邊的屍體似的，反胃的感覺已然消失，除了味道讓人難以接受以外，幾乎沒什麼特別的想法了。

人是一種會融入身邊環境的生物。

看著逐漸暗下的天空，朦朧的灰色中透著近黃昏的橘黃，就好像蒙上了一層面紗似的。

這讓永明有些看不清楚。

福利社距離宿舍並沒有很遠，走上二樓後，果然看見了長得不太一樣的店面，也自然看到了一些不得了的商品。

除了一些生活所需物資以外，還有部分不該出現在學生手上的玩意兒。

情趣用品、武器……還有看起來有些不科學的急救用品。

但這些都需要昂貴的積分。

可以的話永明並不想花費這麼大量的積分，這一趟來也只是想看看究竟賣了些什麼罷了，而最終仍是什麼都沒買便離開了。

希望路上不會被人襲擊啊。他想著。

若非走在路上戴耳機會忽略掉身邊的動靜，不然越是這樣壓力大的環境，永明就越是想一直播著哥哥的吉他聲。

他嘆了口氣。

方抬頭準備好好看路，就看到了一個說是熟悉、卻也沒有那麼熟悉的人。

「——明明！」那個人笑著，會用這種方式叫他的人只有一個。

「……令，你還活著啊。」永明微微抬頭看著比自己高出不少的令，還沒等對方走近，他就注意到了那隻被包起來的眼睛。

……他記得第一次看見對方的時候，並不是這樣的。

永明覺得似乎有點看不清楚對方的表情了。

是因為天色漸暗嗎？

「明明也還活著真是太好了～」那人仍舊充滿著慵懶的氣場，這一點沒有在這種環境中改變太多，看在永明眼裡也是如此。

但他心裡就是感覺哪裡不太對勁。

一種很微妙的、近似被害妄想的不對勁。

但他覺得這只是自己的錯覺罷了。

「是啊，你過得如何？」

那張笑臉仍掛在臉上，朝著他一步一步的小跑步接近著。

「一點也不好呢，」沒有被包起來的眼睛往旁邊一撇，再把視線轉回到對方臉上，那笑容似乎更甚一些，「明明能像剛認識時那樣安慰我嗎？」

「如果只是抱一下的話。」

一個擁抱，這是連他都給予得了的事物。

於是他張開了雙手。

令的雙手開得比他還大，抱住他時的力道讓他險些跌倒，好不容易才穩住。

令的懷抱很溫暖，比自己高的身高和老實說跟自己差不多的溫度，這些都讓他聯想到不知此刻是否正在歌唱的哥哥。

剛剛的違和感正在消退，在這逐漸寒冷的空氣中，感覺這短短幾秒好像也跟著凝結了似的。

永明不討厭這樣的擁抱。

「明明好溫柔啊。」

就跟第一天一樣，令用頭稍稍蹭了一下他，感覺什麼都沒有變，這個認識沒多久的人還是最一開始的樣子。

這樣永明有點想閉上雙眼。

如果一切可以一直像以前那樣什麼都不變就好了。

可安心只持續了不到一分鐘。

那份脆弱得可憐的溫暖很快便被冷水澆滅。

真的、很快。

「你……呃、」永明的雙手抓皺了令的外套，他的頭抵在對方的肩窩，眉頭正狠狠地蹙起，那雙像是草地般翠綠的眼裡充斥著不敢置信。

額頭上冒起了薄汗，永明感覺到後腰處有什麼正滴到了地上。

他們仍抱著彼此。

「我啊，很喜歡青田同學這樣的溫柔喔。」令的聲音在此時聽起來格外嘲諷。

嗶聲從他的頸圈傳來。

他真的不該相信別人的。

就連像這樣的人，也變成如此了嗎？

為了積分，為了活下去？

在令的那一刀下去後，永明開始覺得內心在某方面而言、好像有什麼也開始被撕毀了。

他咬著自己的唇，盡可能地抽出了袖子裡的美工刀，單手抵在抱緊自己的令的胸口上，趁著那人還來不及推開自己，大力地往對方的手臂上刺了下去。

他會死嗎？這一刀下去又可以為了自己平反些什麼？

機械音劃開了兩人之間的距離。

他的力氣不夠，跑得也不夠快。

只能賭一把了。

在對方同樣不可置信的眼神下，永明用此生最快的語速和勇氣喊了出來。

「——我命令你，不准殺了我！」

嗶。

永明退了一步、單膝跪到了地上，這一回他終於看見地上流淌的鮮血了。

那不只是他的，還有令的。

沒有很多，但也足夠了。

他的美工刀上也染滿了血。

聽見永明頸圈傳來的聲音，令愣了一下、他摀著自己傷口的手也更掐緊了半分。

然後，他鬆開了自己的手，往旁邊校舍的牆上大力槌了一下。

「嘖、」那大概是永明第一次看見對方露出這種不耐煩和煩躁的表情，「幸好這一刀傷的不深，你說是吧？」

嚥了口口水，喉嚨的乾澀讓永明差點講不出話。

於是他舔了一下自己的唇。

「是啊，還真是好險啊，而且也順便完成了指令，真是謝謝你了。」

傷口很痛，但他仍然露出了一個近乎是嗤笑的笑容。

這是他從事件發生到現在，幾乎能說是第一次真心地笑出來了。

總感覺這樣維持正常道德觀的自己真是太可笑了。

確認了對方無法殺了自己，永明深呼吸了好幾口氣，等傷口的血沒有流得如此迅疾後才搖搖晃晃地試圖站起來。

他必須回去包紮了。

「……希望下一次見面，你不會再突然捅過來。」他背對著令，用染滿了鮮血的背影說了這樣的話。

他能感覺到傷口迸出的血液並沒有完全停下。

而永明也沒有任何一絲一毫的心力去回頭確認對方的情況了。

他只知道自己的血正一路滴在地上，體力並不好再加上大量出血的情況，他沒有直接倒在門口就不錯了。

傷口的位置在他無法自行包紮的側腰。

很痛，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幾乎沒有任何的感覺了。

如果活下來了的話，他會更努力的賺取積分的。

回到房間的那一刻，他跪倒在地上，只能用匍匐的方式前進。

隨便一點什麼也好。

他拿起了一條毛巾和掉在地上的皮帶，隔著衣服用力的壓在傷口上，再盡可能的以皮帶收緊。

他的手很抖，也開始失溫了。

身體開始沒有力氣了，只能躺在地上任由自己的血被毛巾吸滿。

到底有沒有止住血，他也不知道了。

只是在昏倒後沒多久、那隱約的意識朦朧間，他聽見了室友回來的聲音。